

小小说

老别爱说“咱”

李培俊

老别是书记，却没人叫他书记，见了老别，顺口就来：老别，吃过了？老别大嘴一咧，拿筷子敲一下碗边，说，废话，没见咱刚从食堂出来？

下级和老百姓叫老别是正儿八经叫，规规矩矩叫，同僚朋友叫老别，把声调做了特殊处理，把老别叫成了老鳖。起初，老别专门在机关会议上做过纠正，他说，瞧瞧咱乡政府人员的素质，四声不分，咋把别字读成平声呢？老别的话，大家左耳进、右耳出，照样把老别叫成老鳖，弄得老别没点脾气，脚一跺，说，就叫吧，未必还真把咱叫成老鳖不成？

老别喜欢说咱，凡碰到我字，统统说成咱。司机小崔曾问过老别，你咋老说咱呢？老别说，咱也知道咱说话的毛病，该说我了说咱，咱就是改不了，说我和人就有着距离，哪有说咱来得顺溜，来得舒坦。

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，不知不觉，乡政府的人把我都改成说咱了。

老别在西坡乡当了4年书记，常有出人意料之举。比如，西坡乡南边有片戈壁滩，一万多亩，寸草不长。老别到任后，让村主任老钟领着人在戈壁滩上刨坑，约一尺半见方，二尺多深。老钟问老别，老别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？埋你吧，小了。

点，当碗吧，大了些。老别神秘一笑，说，别问那么多，给咱挖就是了。一抹眼间，戈壁滩变绿了，西瓜苗摇头摆尾，瓜子铺了一地。当地农民说，这老鳖，门道还怪多呢。再比如，西坡乡北边紧临黄河，滩地上沙子2米厚。老别在沙滩上来回趟，趟足趟够，爬上200米高的崖壁，溜溜一声滑了下去，把司机小崔吓得心惊肉跳，连忙把他扶了起来。老别抹去脸上的沙子，呵呵一阵傻笑，说，咱在这儿建个滑沙场！

进入7月没几天，老别竟把司机小崔给开了。这就让人糊涂了，让人看不懂了。小崔的父亲和老别是战友，一个锅里要了8年稀粥。那次实弹投掷，老别拉开手榴弹拉环，却忘了投出去。小崔的父亲一个饿虎扑食，把老别压到身子下。可以这么说，没有小崔的父亲，地球上早就没老别这个人了。老别一上任就把小崔弄到身边，给他开车。小崔这孩子透精透能的，哪里不知道老别的良苦用心，是让他几年，学点真本事，然后放单飞，修成正果。

小崔被开那天，老别说，小崔，从明天起，你给咱在办公室待着，打水，扫地，抹桌子，车你不要开了。小崔当时就傻了，问老别，老别，咱咋了？咋不让咱开车了？老别说，你自己想去，等你想明白了再说。

小崔就使劲想，想了一天两夜，把近段车情情况滤了一遍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。车没蹭着碰着，蚂蚱也没轧死一只。那天从王村回来，老别特意让绕到村间土路回乡里，说是近来天旱，要察看一下苗情。路上碰到一辆农用三轮车，拉了一车西瓜，大约是要到县城去卖。为了给轿车让路，三轮车侧滑到路边，掉下来三个西瓜，一个碎了，两个裂口。老别一直没吭声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小崔连忙跳下车，二话不说把烂瓜捡了下来。

一定是为这事。小崔去找老别，说老别，咱知道了，那天咱把车开得大靠中间，占了三轮车的道。咱怕把烂瓜买下了呀，瓜农没受损失呀，你咋不依不饶呢？老别还是没放脸，说，你要这样想，你还给咱打水扫地抹桌去！小崔很感委屈，说，老别，就是杀头，你也得给我个理由，咱到底哪里错了？老别在小崔头上蹭了一个栗子，说，你呀，让咱说啥好呢？不错，你是买下了三个烂瓜，咱明明看见了拉瓜车，为啥不能把车子开到路边去？小崔说，右边不是有个坑嘛，咱不是怕颠着你嘛。老别说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，你心里装着谁？没装着谁？

小崔犹如醍醐灌顶，啪地来个立正，说，咱明白了老别。小崔那个别字用了平声，老别狠狠剜了他一眼。



作品 2600 (水粉画) 朱凡

郑州地理

石榴院

周兴业

石榴院是一个自然村，位于东青龙山北麓的一个山坳中，隶属于巩义市大峪沟镇钟岭行政村。它包括卢家西、西头、路口三个村民组；南面是民权村，西面是薛庄村，西北面是黑龙潭村。石榴院的得名，有两种传说。一种说法：它位于钟岭到民权的大路旁，是个中间站，过去路过这里的人，总见到村口一家住户的院子里有几棵大石榴树，就称此地为石榴院，流传至今。另一种说法：过去村中卢家西有好多少石榴树，南面山上的梅花鹿常来吃石榴，故名。“路口”实为“鹿口”之讹。但得名始于何时，无法考证。

石榴院是革命老区，当年是抗日第五区政府驻地。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榴院是石榴院乡政府所在地，辖雷沟、薛庄等村，属二区；而钟岭属黑龙潭乡，是五区。1961年大峪沟公社的7个大队划归上街区时，这两个自然村才合并到了一起，统称钟岭村。

1944年9月，皮定均、徐子荣带领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进驻巩县，12月在石榴院成立了抗日第五区政府，区长戚廷生，区干队长杨奉朝。当地群众踊跃参军参战，站岗放哨，筹粮送物，配合、支持八路军出击孝义、站街、汜水、琉璃庙沟的日伪军，这儿成了对日斗争的前沿。1945年1月30日晚，站街日伪军和大新乡自卫队300多人，乘区干队外出执行任务之际，分三路包围偷袭石榴院区政府驻地和旺水泉八路军粮库，掳走抗日军民52人，抢走小麦近千斤。三天后，九名区干队战士酷刑受尽，英勇不屈，被日军练刺刀杀害于鳌岭南张大大坟，干部赵万川后被杀害于孝义（据说是被狼狗咬死），其余人员被乡亲们陆续领回或逃脱。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石榴院事件。1945年9月，日本投降后皮部南下，国民党保安队大肆捕杀迫害抗日干部、八路军家属和无辜群众，本村区干队员卢治业、马富贵等被捕，狄坡农民张喜、宋五进路到钟岭时被枪杀……新中国成立后，巩县人民政府命名石榴院为革命烈士纪念馆。

绿城杂俎

古代的民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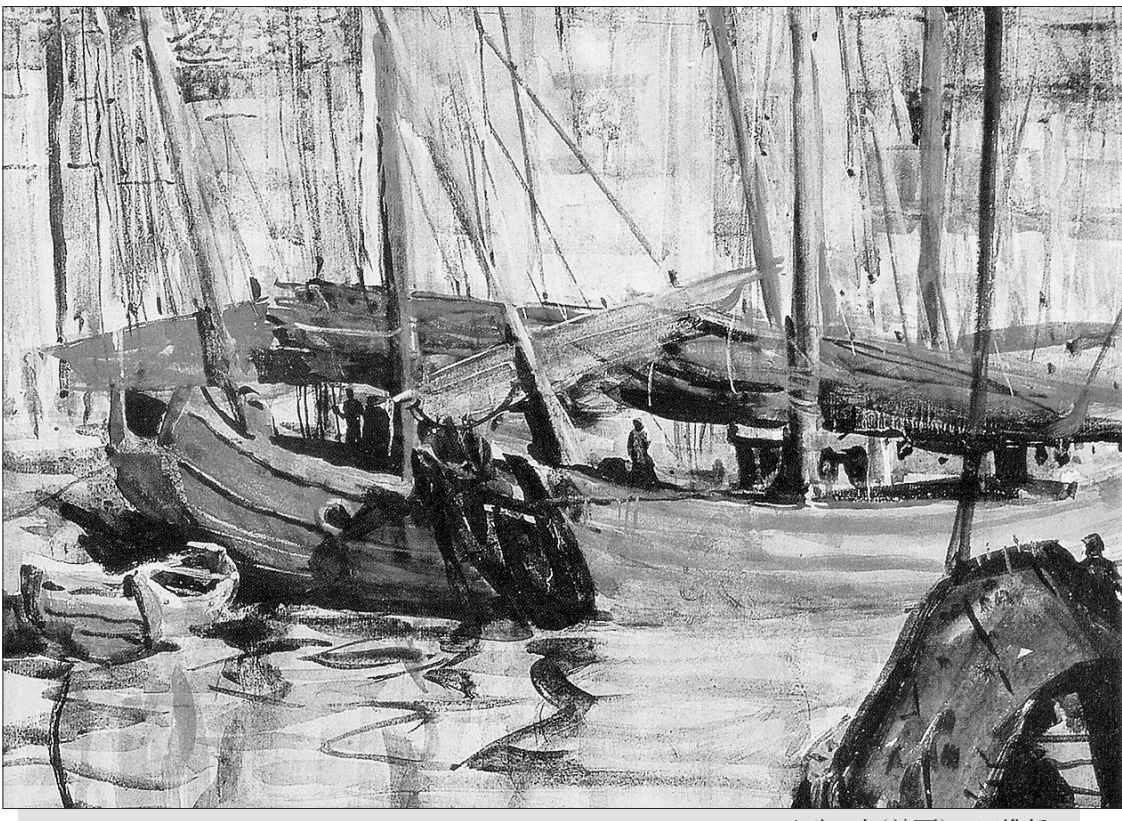
夏吟

民歌是劳动人民为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而创作出来的诗歌。它是口头创作，口口相传，大多不知作者是谁，在流传过程中，人们长期不断加工、修改，使之臻于完美。

我国古代的民歌曾经历两个兴旺发达时期，一是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周前时期；二是以《乐府》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时期。乐府诗和诗经都是由文人到民间搜集、整理，经文学加工而成的。

乐府，原本是汉武帝时开始建立的音乐机关，它的任务是搜集民歌，制作乐谱和组织训练演唱人员。后人以乐府所采集的民歌名之为乐府诗。宋代人郭茂倩所编的《乐府诗集》，是收录乐府诗最完备的书，它分为《鼓吹曲》、《相和曲》、《杂曲》、《清商曲》、《横吹曲》和《杂歌谣辞》六类。《相和曲》和《杂曲》是其中的精华所在。《乐府诗集》的主要部分都是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歌谣，现实性很强，为文学珍品。汉乐府民歌比之汉朝文人的作品，从内容到形式上都高明得多。乐府诗对唐代诗歌发展影响很大，白居易称他的诗为“新乐府”，可见一斑。南朝民歌大部分存在《乐府诗集·清商曲》中，其主要是吴声和西曲两类。吴声民歌在以建业（今南京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流传；西曲民歌则流传于以荆州为中心的湖北、湖南等地。现存的南方民歌大多为情歌，一般都写得感情真挚细腻，娓娓动人。

因北方长期处于异族统治，社会经济、风俗习惯、自然环境等方面与南方不同，北方民歌的风格与南方民歌迥然相异。《敕勒歌》是北方民歌的名篇，长篇叙事诗《木兰诗》更是一篇杰作。木兰的英雄性格和优秀品质，正是中华民族固有精神的集中表现。



渔港一角 (油画) 王维新

文史杂谈

独特的文化遗产——地方志

陈永坤

地方志作为“一方之全史”，是记载一地天文地理、政治经济、人物风土等诸方面的综录。

据专家考证，我国最早的地方志是由袁康、吴平等撰写的。他们根据战国后期的著作，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（公元52年）增删编辑成《越绝书》。地方志盛行于南宋，到元明两代逐渐趋于完善，清代为极盛时期。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

曾通令全国各郡县每隔60年必须重修地方志一次。

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地方志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是唐宪宗元和年间所编，由当时宰相李吉甫担任总编。该书距今已有1100多年。这套地方志图文并茂，多处应用统计数字，地理性较强，在古籍中很有特色。但到南宋屡经战乱，此书已是残缺不全，不复完整。在地方志

中，宋代印书质量较高，数量较多，保存下来的也较完整。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乐史的《太平寰宇记》、范成大的《吴郡志》、周潜的《临安志》、沈作宾的《会稽志》等。

地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，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地方志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，而且对今天编纂地方志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。

新书架

《彩排》

田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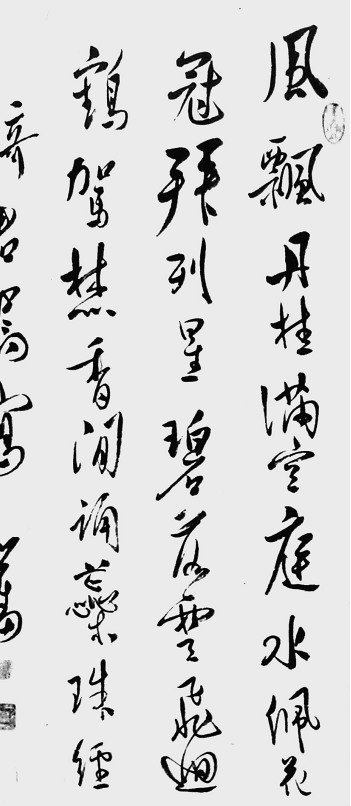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叫埃莉诺·卡顿的新西兰作家实在是个新人，百度百科上还没有资料可查。但是，这个女孩却因一部处女作《彩排》而一举成名。获得众多文学奖，2009年还被英国媒体誉为“年度小说黄金女孩”。

《彩排》确实是一部含金量非常高的小说。“黄金女孩”讲述了一群女孩的成长故事。高中生维多利亚与男老师萨拉丁的情色事件曝光后，整个学校里那些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子们都开始意识到，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秘密——一个黑暗的，让她们惊恐万分而又充满未知的秘密。蠢蠢欲动的渴望，和随之而来的落寞、兴奋、掩饰、爆发。成长突

如其来，她们终于明白，青春就是一场关于人生的彩排。从电影、电视周围的一切中学到关于爱情和人生的事儿，学到了公式然后就用它，这就是她们处理事情的方式，她们的全部生活。

于是，教室成了她们的排练舞台，在那里她们练习如何吸引与操纵他人，她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了表演。校方决定以这场师生恋为蓝本排演一出年终大戏，现实与舞台不可避免地彼此交错，直到公演的那一天……

关于青春，关于性，从来没有这样一部小说，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如此详尽的探讨，如此发人深省。埃莉诺·卡顿的成就也就充分体现在这里。



薄心睿 书法

“许一城的老婆倒是有志气的女人。门里宣布开革的第二天，她就带着儿子离开了五脉，从此再无音讯。但经过这一次打击，四脉气象大不如前，后来又赶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更加衰微。一直到建国以后，在总理的关怀下，这四脉才重新改组成中华鉴古研究学会，获得新生。”

听完黄克武讲完以后，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

勾结日本人什么的且不说，盗卖则天玉佛头的玉佛头？那还了得？则天玉佛，那在中国建筑史上属于空前绝后的杰作——可惜建成以后没两年，就失火烧没了，不然留到现在，绝对是和故宫、乾陵、长城并称古代奇观。武则天对明堂如此重视，里面供奉的东西，自然也是海内少有的奇珍异宝。我爷爷许一城居然盗卖明堂里的玉佛头，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。

“你现在明白什么了？当初许家做下那等无耻之事，还牵连了其他四脉，五脉根基几乎为之不保。你若想重回五脉，就先把你爷爷的罪孽清算清楚！”

刘局估计是看出我的尴尬，轻轻拍了拍桌子：“黄老老别激动。许一城做错了事，那是他的问题。小许与许一城虽是爷孙，可一城死的时候，他还没出生呢。”

黄克武冷哼一声：“照你这么讲，我们就该当没事儿一样，跟这个许一城的孙子勾肩搭背称兄道弟？荒唐！”

刘局见黄克武说得决绝，赔笑道：“依您老的意思，小许该怎么样才能重回五脉？”黄克武略作思付，开口说道：“若想许家重回五脉，也简单。他爷爷不是把那个玉佛头卖出去了吗？他若是能给弄回来，我黄家亲自给他抬进五脉！”

“小子，你能做到吗？”黄克武问。

重返五脉这事，我从来没想到，也不知道回归有什么好处。我许家是讲尊严的，既然被人开革出门，那么也没必要硬拿热脸去贴冷屁股。我铁了心要走，谁也不劝我住。最近这一连串事件太让人不自在了，凭什么啊！

泥人还有个土性，耗子逼急了还咬人呢。我转身要走，刘局原本慢悠悠地喝着酒，这时微微一笑，淡淡说了句：“你就不想替你爷爷许一城平反？”

玉佛头中隐藏的谜团

我狐疑地转过脸去，看着刘局。桌子上的其他四位老人，也都齐齐望过去，表情各异，院子里一片寂静。

什么？平反？平反这个词儿对我来说，太熟悉了。我爹妈在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，“文革”期间被打成反革命，在“文革”中双双自尽。头几年我一直忙于写申诉材料，替他们平反摘帽子。所以一听到这个词，我心里一激灵。

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刘局：“您是说，我爷爷许一城的案子，另有隐情？”

刘局从容道：“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得靠你自己好好把握机会。你往下挖，说不定能挖出些不一样的东西；你不挖，这汉奸的帽子你爷爷就得一直戴着。”

刘局不愧是领导干部，说起话来云山雾罩，却隐隐约约地抓住了我的软肋。

这个软肋，就是我们许家的名誉。我爷爷许一城是个货真价实的汉奸，也就罢了；倘若其中藏有什么隐情，我这么做孙子的绝不会坐视不理，一定会彻查到底，给他平反昭雪。

我回到餐桌前，双手撑着桌面：“五脉我们许家回不来，无所谓。不过许一城这件事，我得问清楚。刘局，您说的好好把握机会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刘局看了黄克武，徐徐道：“黄老老爷子刚才的故事里，已经把这个机会藏在里头了。能不能发现，就看你自己。”

黄克武看起来也不太喜欢刘局这么说话，他的卧蚕眉一耸，开口道：“许一城当年的事确实疑点不少，但那都是些细枝末节，他勾结日本人盗卖国宝，大节有亏，可是逃不掉的。”

黄克武既然都这么说了，等于间接承认了刘局的话——刚才的故事里，确实藏着玄机。

我仔细回想黄克武刚才讲的故事，想了好久，都想不出来。黄克武身后那个叫黄烟烟的姑娘瞥了我一眼，眼神冷漠，说不上是嘲笑还是鄙视。

药不想然提示我什么，拿拳头敲了敲自己的头，然后赶紧把手放下。看到他的动作，我一拍大腿，猛然醒悟过来。

18

连载

秋棠此时真正寒心。她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暖意，站起身来，用最平静无波的声音对浦诚忠说：“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，就各自去找律师吧。”说完转身离去。

浦诚忠坐在那里半天没有动弹。秋棠临去的眼神让他心惊，即使在他告诉她自己有外遇，和别的女人在外面有了孩子的时候，她的眼里有伤心有怨恨却依然有份情意。

而刚才那一瞥，竟是波澜不惊，如同看一个陌生人。

屋子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，浦诚忠再也坐不住，抄起钥匙，跳上车往叶霓家里走去。

秋棠回到楼上卧室，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听到车库门响，知道浦诚忠大概去找叶霓商量去了。

她拿起电话打给晓华，把两个人的谈话内容告诉晓华，说着说着忍不住落下泪来：“你说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”

晓华附和：“对，我上次回家就是不认识他的感觉，那么你现在决定找律师了？”

秋棠回答：“看现在的情形不找不行了。原来以为我们两个人好好说好商量，用不着花那一大笔律师费，他不领情不说，那个样子简直像我在无理取闹打劫他。”

说着，忍不住又叹了口气。晓华劝道：“我会帮你找律师，你只管养病，这事就不用操心了。”

那边浦诚忠来到叶霓的住处，叶霓正在上网，看到他来连忙起身问道：“这么晚怎么突然过来了？”打量着浦诚忠又问道：“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”

浦诚忠叹口气，拉长了声音说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秋棠答应离婚了。”

叶霓因为早已知道，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，只是“噢”了一声。浦诚忠奇道：“这不是你盼望已久的事吗？怎么不见你高兴？”

叶霓瞪他一眼：“早晚的事，早就该来了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，她大概会跟你提一堆条件吧？”

浦诚忠叹气：“是啊，她要分财产，还要我付赡养费。如果不付她赡养费，房子卖了之后钱都要带走。”

浦诚忠说：“晓华算的，应该不会瞎搞，我明天找律师问问。”

叶霓撇嘴：“她还不向着她妈吗？不过律师费是不是很贵啊？”

浦诚忠心里烦躁，起身来到卧室想，他看着晓华睡着的样子，心里略微踏实了些，为了这个儿子，也许一切都值了。

浦诚忠查出本地离婚律师事务所的电话，打了几个电话，都说要面谈，于是约了第二天和一位律师见面。

刚放下电话，电话铃声响起。他拿起电话说了声“Hello”之后，话筒里传来清脆的声音：“我是晓华。”

浦诚忠早已注意到，自从晓华知道他有了外遇，和他谈话不果之后，再也没有叫过他爸爸。这次，依旧没有。

浦诚忠又一次意识到女儿不再叫自己爸爸了，眼圈忍不住红了。

他尽量用平静的声音问道：“是晓华啊，今天上午没有课吗？怎么想起来给爸爸打电话了？”

晓华说：“我今天上午只有两节课。昨晚妈妈和我通电话了，说了你们之间的事儿，我想跟你聊聊，你现在方便吗？”

浦诚忠连忙说：“方便，方便，你说吧。”

晓华接着说道：“我妈说你认为我给你算的离婚账不合理，你可能不了解美国的离婚法，你上网查查就知道了，在美国各地离婚大致都是这样的情形，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偏袒谁，这是根据我们州的离婚法算出来的，你和律师谈过之后就会很清楚。”

“妈不希望你们找律师，一方面她觉得你们两人能做到说好商量，不过她显然高估了你；另一方面她也是想替你省点钱。如果找律师，不上庭还好，上庭的话你们各自不花个一两万是办不下来的。我妈只要找了律师，律师为了帮她争取最大权益，肯定要把你当做过错方来提，而这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再把我妈失业、住院当做受你和那个姓叶的女人精神虐待的证据，法官一定会惩罚性地把你家财产都判给我妈，赡养费跟你提一堆条件吧？”

浦诚忠说：“是啊，她要分财产，还要我付赡养费。如果不付她赡养费，房子卖了之后钱都要带走。”

叶霓一听抬高声音说：“那怎么样？房子卖了你们住哪儿？她自己已有工作有收入要什么赡养费，岂有此理。”

18



张康小说 马伯庸